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三十三回 真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試顏查散

且說顏生同那人進屋坐下。兩墨在燈下一看，見他頭戴一頂開花儒巾，身穿一件零碎藍衫，足下穿一雙無根底破皂靴頭兒，滿臉塵土，實在不像唸書之人，倒像個無賴。正思想卻他之法，又見店東親來陪罪。那人道：「你不必如此。大人不記小人過，饒恕你便了。」店東去後，顏生便問道：「尊兄貴姓？」那人道：「吾姓金名懋叔。」兩墨暗道：「他也配姓金。我主人才姓金呢，那是何等體面仗義。像他這個窮樣子，連銀也不配姓呀。常言說：『姓金沒有金，一定窮斷筋。』我們相公是要上他的當的。」又聽那人道：「沒領教兄臺貴姓。」顏生也通了姓名。金生道：「原來是顏兄，失敬失敬。請問顏兄，用過飯了沒有？」顏生道：「尚未。金兄可用過了？」金生道：「不曾。何不共桌而食呢？叫小二來。」此時店小二拿了一壺香片茶來，放在桌上。金生便問道：「你們這裡有甚麼飯食？」小二道：「上等飯食八兩，中等飯六兩，下等飯……」剛說至此，金生攔道：「誰吃下等飯呢。就是上等飯罷。吾且問你，這上等飯是甚麼肴饌？」小二道：「兩海碗，兩旋子，六大碗，四中碗，還有八個碟兒。無非雞鴨魚肉翅子海參等類，調度的總要合心配口。」金生道：「可有活鯉魚麼？」小二道：「要活鯉魚是大的，一兩二錢銀子一尾。」金生道：「既要吃，不怕花錢。吾告訴你，鯉魚不過一斤的叫做『拐子』，過了一斤的才是鯉魚。不獨要活的，還要尾巴像那胭脂瓣兒相似，那才是新鮮的呢。你拿來，吾看。」又問：「酒是甚麼酒？」小二道：「不過隨便常行酒。」金生道：「不要那個。吾要喝陳年女貞陳紹。」小二道：「有□年燻下的女貞陳紹；就是不零賣，那是四兩銀子一罈。」金生道：「你好貧哪！甚麼四兩五兩，不拘多少，你搭一罈來當面開開，吾嘗就是了。吾告訴你說，吾要那金紅顏色濃濃香，倒了碗內要掛碗。猶如琥珀一般，那才是好的呢。」小二道：「搭一罈來，當面錐嘗。不好不要錢，如何？」金生道：「那是自然。」說話間，已然掌上兩支燈燭。此時店小二歡欣非常，小心慇懃，自不必說。少時端了一個腰子形兒的木盆來，裡面歡蹦亂跳、足一斤多重的鯉魚。說道：「爺上請看，這尾鯉魚如何？」金生道：「魚卻是鯉魚。你務必用這半盆水叫那魚躺著；一來顯大，二來水淺，他必撲騰，算是活跳跳的，賣這個手法兒。你不要拿著走，就在此處開了膛，省得抵換。」店小二隻得當面收拾。金生又道：「你收拾好了，把他鮮串著。——可是你們加甚麼作料？」店小二道：「無非是香蔥口蘑，加些紫菜。」金生道：「吾是要『尖上尖』的。」小二卻不明白。金生道：「怎麼你不曉得？尖上尖就是那青筍尖兒上頭的尖兒，總要嫩切成條兒，要吃那末咯吱咯吱的才好。」店小二答應。不多時，又搭了一罈酒來，拿著錐子倒流兒，並有個磁盆。當面錐透，下上倒流兒，撒出酒來，果然美味真香。先舀一盆灌入壺內；略燙一燙，二人對面消飲。小二放下小菜，便一樣一樣端上來。金生連箸也不動，只是就佛手疙疸慢飲，盡等吃活魚。二人飲酒閒談，越說越投機。顏生歡喜非常。少時用大盤盛了魚來。金生便拿起箸子來，讓顏生道：「魚是要吃熱的，冷了就要發腥了。」布了顏生一塊，自己便將魚脊背拿筷子一劃。要了薑醋碟。吃一塊魚，喝一盅酒，連聲稱贊：「妙哉，妙哉！」將這面吃完，筷子往魚腮裡一插，一翻手就將魚的那面翻過來。又布了顏生一塊，仍用筷子一劃，又是一塊魚，一盅酒，將這面也吃了。然後要了一個中碗來，將蒸食雙落一對拚在碗內，一連拚了四個。舀了魚湯，泡了個稀槽，喊嘍嘍吃了。又將碟子扣上，將盤子那邊支起，從這邊舀了三匙湯喝了。便道：「吾是飽了。顏兄自便莫拘莫拘。」顏生也飽了。

二人出席。金生吩咐：「吾們就一小童。該蒸的，該熱的，不可與他冷吃。想來還有酒。他若喝時，只管給他喝。」店小二連連答應。說著說著話，他二人便進裡間屋內去了。

兩墨此時見剩了許多東西全然不動，明日走路又拿不得，瞅著又是心疼。他那裡吃得下去，止於喝了兩盅悶酒就算了。連忙來到屋內，只見金生張牙欠口，前仰後合，已有困意。顏生道：「金兄既已之倦，何不安歇呢？」金生道：「如此，吾兄就要告罪了。」說罷，往牀上一躺，呱噠一聲，皂靴頭兒掉了一隻。他又將這條腿向膝蓋一敲，又聽撲哧一聲，把那只皂靴頭兒扣在地下。不一會，已然呼聲振耳。顏生使眼色叫兩墨將燈移出，自己也就悄悄睡了。

兩墨移出燈來，坐在明間，心中發煩，那裡睡得著。好容易睡著，忽聽有腳步之聲。睜眼看時，天已大亮。見相公悄悄從裡間出來，低言道：「取臉水去。」兩墨取來，顏生淨了面。

忽聽屋內有咳嗽之聲，兩墨連忙進來，見金生伸懶腰，打哈聲，兩隻腳卻露著黑漆漆的底板兒，敢則是襪底兒。忽聽他口中念道：「大夢誰先覺？平生我自知。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遲遲。」念完，一咕嚕爬起來，道：「略略歇息，天就亮了。」兩墨道：「店家給金相公打臉水。」金生道：「吾是不洗臉的，怕傷水。叫店小二開開我們的帳，拿來吾看。」兩墨暗道：「有意思，他竟要會帳。」只見店小二開了單來，上面共銀□三兩四錢八分。金生道：「不多，不多。外賞你們小二灶上連打雜的二兩。」店小二謝了。金生道：「顏兄，吾也不鬧虛了。咱們京中再見，吾要先走了。」他拉「他拉」，竟自出店去了。

這裡顏生便喚：「兩墨，兩墨。」叫了半天，兩墨才答應：「有。」顏生道：「會了銀兩走路。」兩墨又遲了多會，答應：「哦。」賭氣拿了銀子，到了櫃上，爭爭奪奪，連外賞給了□四兩銀子，方同相公出了店。來到村外，到無人之處，便說：「相公，看金相公是個甚麼人？」顏生道：「是個唸書的好人咧。」兩墨道：「如何？相公還是沒有出過門，不知路上有許多奸險呢。有誑嘴吃的，有拐東西的，甚至有設下圈套害人的，奇奇怪怪的樣子多著呢。相公如今拿著姓金的當好人，將來必要上他的當。據小人看來，他也不過是個蔑片之流。」顏生正色嗔怪道：「休得胡說！小小的人造這樣的口過。我看金相公斯文中含著一股英雄的氣概，將來必非等閒之人。你不要管。縱然他就是誑嘴，也無非是多花幾兩銀子，有甚要緊？你休再來管我。」兩墨聽了相公之言，暗暗笑道：「怪道人人常言『書呆子』，果然不錯。我原來為他好，倒嗔怪起來。只好暫且由他老人家，再做道理罷了。」

走不多時，已到打尖之所。兩墨賭氣，要了個熱鬧鍋炸。吃了早飯又走。到了天晚，來到興隆鎮又住宿了，仍是三間上房，言給一間的錢。這個店小二比昨日的，卻和氣多了。剛然坐了未暖席，忽見店小二進來，笑容滿面，問道：「相公是姓顏麼？」兩墨道：「不錯。你怎麼知道？」小二道：「外面有一位金相公找來了。」顏生聞聽，說：「快請，快請。」

兩墨暗道：「這個得了！他是吃著甜頭兒了。但只一件，我們花錢，他出主意，未免太冤。今晚我何不如此如此呢？」想罷，迎出門來，道：「金相公來了，很好。我們相公在這裡恭候著呢。」金生道：「巧極，巧極！又遇見了。」顏生連忙執手相讓，彼此就座。今日比昨日更親熱了。

說了數語之後，兩墨在旁道：「我們相公尚未吃飯，金相公必是未曾，何不同桌而食？叫了小二來先商議，叫他備辦去呢。」金生道：「是極，是極。」正說時，小二拿了茶來，放在桌上。兩墨便問道：「你們是甚麼飯食？」小二道：「等次不同。上等飯是八兩，中等飯是六兩，下……」剛說了一個「下」字，兩墨就說：「誰吃下等飯呢。就是上等罷。我也不問甚麼肴饌，無非雞鴨魚肉翅子海參等類。我問你，有活鯉魚沒有呢？」小二道：「有，不過貴些。」兩墨道：「既要吃，還怕花錢嗎？我告訴你，鯉魚不過一斤叫拐子，總得一斤多那才是鯉魚呢。必須尾巴要像胭脂瓣兒相似，那才新鮮呢。你拿來我瞧就是了。——還有酒，我們可不要常行酒，要□年的女貞陳紹，管保是四兩銀子一罈。」店小二說：「是。要用多少？」兩墨道：「你好貧呀！甚麼多少，你搭一罈來當面嘗。先說明，我可要金紅顏色，濃濃香的，倒了碗內要掛碗，猶如琥珀一般。錯過了，我可不要。」小二答應。

不多時，點上燈來。小二端了魚來。兩墨上前，便道：「魚可卻是鯉魚。你務必用半盆水躺著；一來顯大，二來水淺，他必撲騰，算是歡蹦亂跳，賣這個手法兒。你就在此開膛，省得抵換。把他鮮串著。你們作料不過香蔥口蘑紫菜。可有尖上尖沒有？你管保不明白。這尖上尖就是青筍尖兒上頭的尖兒，可要嫩切成條兒，要吃那末咯吱咯吱的。」小二答應。又搭了酒來錐開。兩墨舀了一盅，遞給金生，說道：「相公嚐嚐，管保喝得過。」金生嘗了道：「滿好個，滿好個。」兩墨也就不叫顏生嘗了，便灌入壺中，略燙燙，拿來斟上。只見小二安放小菜。兩墨道：「你把佛手疙疸放在這邊，這位相公愛吃。」金生瞅了兩墨一眼，道：「你也該

歇歇了，他這裡上菜，你少時再來。」兩墨退出，單等魚來。小二往來端菜。不一時，拿了魚來。兩墨跟著進來，道：「帶薑醋碟兒。」小二道：「來了。」兩墨便將酒壺提起，站在金生旁邊，滿滿斟了一盅，道：「金相公，拿起筷子來。魚是要吃熱的，冷了就要發腥了。」金生又瞅了他一眼。兩墨道：「先佈我們相公一塊。」金生道：「那是自然的。」果然佈過一塊。剛要用筷子再夾。兩墨道：「金相公，還沒有用筷子一劃呢？」金生道：「吾倒忘了。」從新打魚脊背上一劃，方夾到醋碟一蘸，吃了。端起盅來，一飲而盡。兩墨道：「酒是我斟的，相公只管吃魚。」金生道：「極妙，極妙。吾倒省了事了。」仍是一盅一塊。兩墨道：「妙哉，妙哉！」金生道：「妙哉得很，妙哉得很！」兩墨道：「又該把筷子往鯉裡一插了。」金生道：「那是自然的了。」將魚翻過來：「吾還是佈你們相公一塊，再用筷子一劃，省得你又提撥吾。」兩墨見魚剩了不多，便叫小二拿一個中碗來。小二將碗拿到。兩墨說：「金相公，還是將蒸食雙落兒掰上四個，泡上湯。」金生道：「是的，是的。」泡了湯，喊嘍之時，兩墨便將碟子扣在那盤子上，那邊支起來，道：「金相公，從這邊舀三匙湯喝了，也就飽了，也不用陪我們相公了。」又對小二道：「我們二位相公吃完了，你瞧該熱的，該蒸的，揀下去，我可不吃涼的。酒是有在那裡，我自己喝就是了。」小二答應，便往下揀。忽聽金生道：「顏兄這個小管家，叫他跟吾倒好。吾倒省話。」顏生也笑了。

今日兩墨可想開了，倒在外頭盤膝穩坐，叫小二服侍，吃了那個，又吃這個。吃完了來到屋內，就在明間坐下，竟等呼聲。少時間聽呼聲振耳。進裡間將燈移出，也不愁煩，竟自睡了。

至次日天亮，仍是顏生先醒，來到明間，兩墨伺候淨面水。忽聽金生咳嗽。連忙來到裡間，只見金生伸懶腰打哈聲。兩墨急念道：「大夢誰先覺？平生我自知。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遲遲。」金生開眼道：「你真聰明，都記得。好的，好的！」兩墨道：「不用給相公打水了，怕傷了水。叫店小二開了單來，算帳。」一時開上單來，共用銀四兩六錢五分。兩墨道：「金相公，四兩六錢五分不多罷？外賞他們小二灶上打雜的二兩罷。」金生道：「使得的，使得的。」兩墨道：「金相公，管保不鬧虛了。京中再見罷。有事只管先請罷。」金生道：「說的是，說的是。吾就先走了。」便對顏生執手告別，「他拉」「他拉」出店去了。

兩墨暗道：「一斤肉包的餃子，好大皮子！我打算今個擾他呢，誰知被他擾去。」正在發笑，忽聽顏相公呼喚。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